●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劵之報紙●已在中華郵政掛號按照總包特別優益寄送之報紙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二十六號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逢期寄閱全年大洋二元半年大洋一元一角每月大洋二角在內郵票加一郵費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廣告刊例
每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為一格每期刊資大洋三角封面加倍中縫全部一元五角

近來香草生南國：沉醉西風總不宜

大喜香烟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製品

中華利濟有獎券

總發行所遷移廣告

本總發行所近因房屋窄小不敷辦公茲於夏歷四月初一日遷往十六鋪南久大碼頭即前江南公司舊址交易恐未週知特此通告 電話掛號一一六二 即獎字

頭獎六萬元

第三期業已發行

和平甘露

伯同題 五洲大藥房惠存

鄙人體質素不甚健近年因事勞碌殊覺力弱難支乃購人造自來血時時服之神效异常身體日見強健且藥性和平無有流弊銘感之餘謹題四字聊伸謝悃右致

五洲大藥房主人惠覽 王伯同鞠躬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五洲藥房錄登

三炮台香煙

上等社會之歡迎品

英美煙公司

本報自本號起犧牲日商廣告

犧牲

犧牲

犧牲

犧牲

麥底哥 白濁注射藥

凡患白濁者小 便類澀刺痛難 忍甚且紅腫便 血淋濁不絕 急宜用汁射器水 汁射麥底哥藥奏 如法施用服 效複速如兼斷 科發白濁丸因 根尤易設或慢 循不治必成 性貽害終身之 禍及綜慎 慎之

南京路四十二號 科發藥房

犧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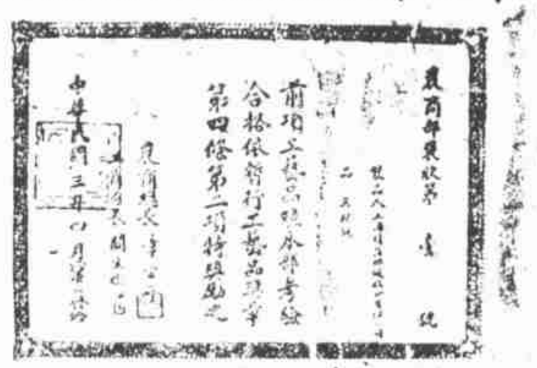
犧牲

犧牲

犧牲

犧牲

農商部獎勵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出品



減。價。揚。名。 專治面麻藥

巴黎醫學士製 吧吧臉

藥學發明面麻可吸 平眞世界之奇開患 面麻者抱終身之慨 此水搽麻點能一無 平陽不留痕跡並紅 痛苦愈後皮色稍補 三日轉白眞所謂品 缺美滿改顏之特元 每瓶五元現售二截 五角於四月售日外 止過期仍售望元有 埠於期內發五者如 效函購款由信匯代 郵匯不通以郵票○ 價並不折扣信寄若 上海法界八仙橋時 安里第一弄一號寄 雨藥房○寶善街裕 豐京貨號分售

強種 精血丸 大補身體

主治：頭暈腦痛 精力短少 怔忡健忘 目眩耳鳴 麻木不仁 夢遺寒洩 心跳神怯 思慮恍惚 煩躁不寐 筋痛骨冷 四肢倦痿 腰背時痛

概要：血質淡薄 自汗盜汗 虛人久嗽 肺虛咳痰 內熱腸炎 孩童瘦弱 氣色萎黃 虛煩潮熱 病後元元 胃不消化 大便艱燥 太元不足

價目：每小瓶洋七角半 每打洋七元二角 每大瓶洋一元二角半 每打洋十一元二角 外埠各本分號均有發售

上海中英大藥房總發行

新世界

中國大游戲場在上海泥城橋

一盤梯一角 二電梯二角 西菜一元 中菜半元 月券三元

中外游藝應有盡有

南北部電話 四千五百四十九號 四千五百四十五號

經華織襪廠

諸君欲穿最優美之絲襪乎●請購經華織襪

本廠之國貨純絲襪●絲質勻淨●顏色鮮艷●堅固耐用●且不退色●超出市上尋常貨萬萬●諸君購選認明牌號無任歡迎

本廠設在上海法界打鐵浜平濟里路九十一號各大洋貨號均有出售

兜安氏止咳藥片

此藥片係本公司新出品藥料純良性極和平味甚適口香氣文雅藥之形式為扁圓小片裝於小玻璃瓶極便隨身攜帶可以藏之衣袋凡患咳嗽喉痛喉嚨刺激聲啞聲嘶等只須含藥一片徐徐化之畢竟有奇效也倘演說唱歌唱戲諸君在未發聲前含化一片可免喉嚨發癢刺激咳嗆諸患而於歌妓尤為相宜請試之方知此藥之不謬也

各藥房均有出售每瓶七角每打七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啓

止咳

薄笨車　小月旦

調寄踏莎行　嘲電政也

梅訊遙傳。蘭音遠遞。虧他薄笨車兒載。阿香生小忒嬌傭（雷部推車之女神曰阿香）。驅車慣遣牛郎代。婉約將情。纏綿寄愛。爭誇電掣風馳快。者番青鳥試來遲。相思錯把人禁害。

北京學界風潮中之軼聞種種（禾雙）

▲北京特約通信

▲曹汝霖與同仁堂樂宅極有關係。其關係亦不過爲銅臭之關係耳。學生閧入曹宅時。樂家姨太太方與小曹姨太太等。叉麻雀。聞警急逃。然已吃驚不小。曹避入日華醫院後。樂家之某爺曾往慰問云。又學生入曹宅。覓小曹不見。而見老曹。其傍有一形似姨太太而又似小姐之女子。謂學生曰。此係曹老太爺。萬不可打。學生曰。（不可打）？即舉手力摑老曹之頰。聲如裂帛。且曰。你養得好兒子。

▲文科大學爲要求釋放被捕學生全體罷課之日。有一日本學生。獨自在講堂看書。學生見之。皆匿笑不置。

▲章宗祥被毆後。某報之標題爲打不死的章宗祥。次日章宗祥之生死消息。非常離奇。忽生忽死。莫衷一說。至今日而章仍未死。於是學生界皆曰。打不死的章宗祥。

都門菊訊（無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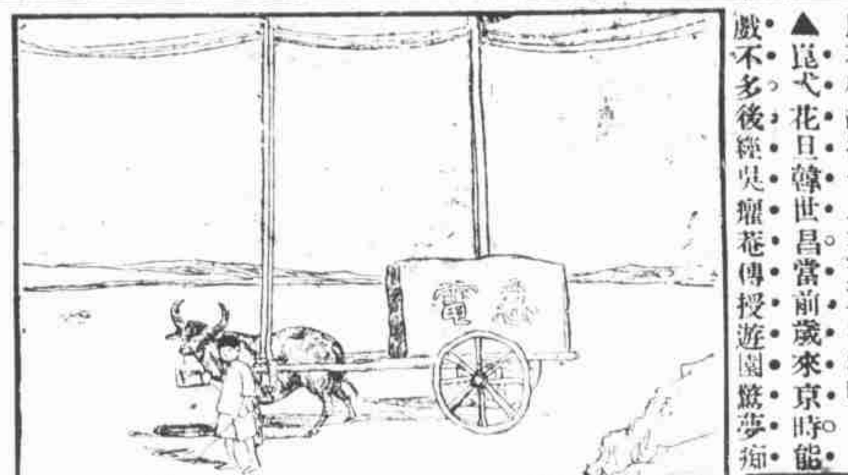
▲北京特約通信

▲老鄉親入京後。原擬十號在吉祥園演唱奇冤報。現因學界風潮未息。恐賣座不盛。故擬休息數天再行演唱。

▲崑弋花旦韓世昌。當前歲來京時。能戲不多。後經吳癯菴傳授遊園驚夢痴夢等劇。名乃大噪。幾與梅蘭芳並駕齊驅。現又學兢陽關折柳一劇。不日可演唱云。

▲文明園鮮靈芝張小仙菁排演一元錢。家庭禍水。一念差等新劇。演來精采異常。故歡迎者甚衆。每日該園坐無隙地。

▲都中捧角之風甚熾。兩雄並立。時起衝突。近爲秦腔青衣金鋼鑽肥瘦問題。又大宜筆墨之戰。亦可謂無聊極矣。



慧觀室談曲

大鼓之名詞（一）（楊慶五）

大鼓書詞中名辭甚多。茲簡單揭之作一解釋觀也可。

▲何謂皮　皮者藝人行話所謂文也。如鼓詞之文深曰皮厚。文粗曰皮薄。演皮薄者同行多輕視之。如刺虎長板坡等皮厚之曲也。上坟出塞等皮薄之曲也。

▲何謂地　地者即俗稱之作派也。手勢身段。用以狀物名數者也。

▲何謂拖　拖者即以三絃胡琴琵琶等樂器。隨唱之謂也。

▲何謂說　說者即唱也。行話謂之曰（柳）。藝人諱唱字故代以說。

▲何謂念　念者教授曲詞而徒學之謂也。凡學某曲教某曲均曰念某曲。

▲何謂清板混板　大鼓一眼一板。唱時從眼上起。若戲劇中之西皮同。板之上端爲眼。下端爲板。然每至急促之二六時。恆只開其板聲。清板者即減其眼者也。故句之末一字。亦有落於板之上端者。混板則反是。清板爲上乘。混板爲內行所不齒。若上板後則無論板之清混。均落板之下端。否則即算黑板。

社會一班（芝軒來稿）

▲姨太太

某省省長口口口。性靈圓通。文筆雅健。前清以翰林歷官某省司道。有能名。洎民國成立。又得特任某省長。與督軍甚相得。官運亨通。同儕多艷羨之。惟其所抱憾事。數代單傳。膝下猶虛。嗣續是以。金屋藏嬌。一而再。再而三。猶未或已。而重重黑幕。即隨之以演出焉。當其履任之明日。有在省聽鼓之某甲。以善相術以謁。蓋已探知長官鼎子切。將挾相術以爲進身之階也。謁次。果及乏嗣問題。甲忽作駭異狀。拂衣起曰。據省長骨相。應得三貴子。何言無也。迨叩以年齡。則又自語曰。現走某運。應與某命合方能得子。且三位姨太太均未一相宜。吾言之不中也。省長心動。即出三妾。使遍相之。既畢事。某甲默坐良久。始大言曰。是殆無能得子者。良以省長相貴。必擇一富有福澤者以侍巾櫛。庶幾育麟有因。歷舉某某諸距公。晚年進姬得子。全恃相家指導以慫恿之。省長信之深。遂畀全權。令覓具有福相之女。且許重賞焉。未幾某甲果進一姬。體態豐盈。眉目亦佼好。但皮色淡黃。嬌慵畢現。顧在情人眼中。實益增其嫵耳。省長深眷之。諸姬無敢望項背。嘗委某甲以優差。並兼省公署秘書。蓋以撮合有功。育麟可望。故特厚酬之。而不知其中固大有黑幕在也。先是某甲在都時。曾眷一妓。名金媛。媛交綦深。第以阮囊羞澀。鴇母時加白眼。媛媛恥之。迨蒙某省長特識。媛媛即自京馳至。蜜蜜甜甜。恩情無限。惟此二人皆有烟霞癖。時適禁令極嚴。省長仰承上意。亦復雷厲風行。下令告密。獲無倖免。舊日之妒某甲者。莫不思乘機陷之。於是某甲大窘。與媛媛商。令挾所有物寄居一小家。陽託媒媼。出四千金購之。獻諸省長。爲四姨太太。力言其必能生子。以時考之。不出兩載。否則甘抉目。上文所云皮色淡黃。嬌慵畢現者。職是由也。四姨太所需鴉片。按月由某甲賄一婢。密呈羞懸。生子市招而後謀事者。咸奔走於某甲之門。多以重貲購鴉片。爲孝敬品。而間接求之於四姨太者也。嗚呼。四姨太之烟癖已深。固不可一日無此君者。安得不爲之謀。而況與某甲有成約者哉。自是而某甲之收入。日多一日。而省長猶言聽計從。莫明其中奧妙。一日。省長壽誕。酬酢竟日。入晚省長頗倦。昏昏思睡。信步至四姨太臥室。不料甫升階。即聞烟香撲鼻。且有一婢低聲言曰。今某甲率某乙來赴宴。其人洵非常漂亮。茲特進呈烟膏一罐。謂可供二月之需。幸即爲之謀一優差。則伊之感激。固不止磕頭已也。省長聞而大怒。掃門直入。連摑四姨太之頰。氣竭聲嘶。欲立逐之。但此際有督軍如夫人。以及財政廳長之夫人。從旁勸釋。加之四姨太梨花帶雨。狀至可憐。省長翻然改悔。轉曲意慰之。使仍倍侍督軍如夫人。赴宴蓋督軍如夫人正與四姨太新結姊妹。且又同嗜鴉片。督軍寵之逾恆。四姨太脫見逐。恐不免橫生枝節也。自是四姨太氣燄益盛。惟其運動手續。至爲繁重。（一）將銀與烟土交某甲。（二）由某甲轉達四姨太。（三）由四姨太交督軍如夫人。（四）由督軍如夫人交督軍。（五）由督軍交條省長。如此周轉。如環實有謀無不成之妙。苟有一優差美缺發表。必經過種種黑幕方克如願以償。因督軍但居爲人地位。而予奪之權。仍一任省長。而在省長方面。計惟唯唯聽命。以圖相安。故皆受其如夫人之指揮。而兩夫人又皆受某甲之指揮。遂至演出層層黑幕。遂至於此極也。

Economie

法文　譯言經濟

▲中法儲蓄會總經理　任那協氏

三　日　一　人

求疵錄

▲排日風潮既起。本埠各大報及小報中之本報。均停登日商廣告。而東報（上海日日新聞）（亞洲日報）反登有華商振勝製烟廠中國牌香烟之廣告。甚奇。

▲中新等報先施公司大減價廣告中有（既月異而日新。復光離而陸怪）等句。不知光離是甚麼。陸怪又是甚麼。

●愛讀本報諸君鑒

前承定閱本報無任紉感其中有訂購已屆滿期者如承續定希即惠款以便蟬聯續寄本社同人報務紛繁恐或不及檢點有累愛讀諸君斷簡之憾特此通告

凡購讀神州日報者附送晶報不取分文

上海望平街黃字一百六十一號神州日報館啓

犧牲

小說　愛克司光錄（四）

李涵秋著　禁止轉載

第一回　神鬼道消哀哀魯二混　紳權重赫赫張三丰

這鄉紳也戴着眼鏡。身上也反穿的狐狄皮馬掛子。衆閒漢不看猶可。看了時候。驀的震雷價似的拍掌大笑起來。便連抬轎的轎夫。同那幾個爺們。瞧出這般情形。也忍不住笑牙裂嘴的發笑。頓時惹得那位鄉紳徹耳通紅。連聲吆喝着替我將這廝連同那張燈一齊帶入公館。從嚴懲辦。衆爺們等不得這句話。立刻揎拳擄袖。分開衆人。憑空的將魯二混腦袋扯着。又輕輕將那燈扯在手裏。簇擁着向公館裏跑去。衆閒漢見魯二混已經肇禍。誰也不敢上前干預。轉讓出一條路來。眼睜睜的望着他們風馳電掣的去了。內中有幾個同魯二混相識的。知道這事不妙。立即跑到他鋪子裏。一長一短告訴他母親游氏知道。游氏聽了這樣消息。直嚇得三魂剩一七魄少六。滴眼抹淚。一步一跌的趕到街上。見燈棚底下。已剩不了幾張燈兒。除得扒灰老兒被那鄉紳帶了回去。其餘想是在匆遽之中。給人偷的偷搶的搶。頓時將一座好好燈棚。弄得七零八落。委實叫人看着難受。游氏一面撕擄。一面放聲大哭。叫起撞天屈來。旁邊看的人沒有一個不替他可憐。內中便有人向他埋怨道。你這兒子也太不長進。你看別人家紮的燈彩也很多。通不過是些花鳥什物。你兒子偏生想出這新鮮把戲。又鬧出扒灰老頭子來了。這鄉紳。你老奶奶不知他勢力大得很呢。他在清朝做過一任道台。銀子捲了有幾十萬回家。如今他便坐在家裏享福。只是他不肯出去做官罷咧。他若是高興想做一做。那些督軍省長那京城裏的大總統沒有個不肯答應他的。你不要瞧不起他目下是個鄉紳。至於這蘇州城裏的大小官兒。誰不是同他如兄若弟。還怕巴結他不上呢。該應是你的兒子晦氣。不知怎生得罪了這個丰兒。只消用他三個小字的卡片。無論送到那座衙門裏。包管你兒子吃不了還要挨着走呢。游氏聽了這番話。益發哭得利害。旁邊又走過一個人來插嘴說道。奶奶你不用聽我們這吳老五的話。他本來有些歎頭歎腦呢。說出話來人都打着六折去聽。他的諢名又叫做吳大話。我們蘇州人本來有個蘇空頭的雅號。他就做得蘇空頭的全代省表。我何以說這話呢。因爲他在去年六月裏賭輸了好幾百文。將自家穿的一條褲子拿去當了。他又沒有第二條褲子。老實便將他嫂子晒在外面的一條棉褲悄悄偷出來。套在腿上。人問他六月裏怎生穿得這條棉褲。他便指手畫脚的同人家胡扯說。不是六月已經到了十月了。有些促狹鬼不服這口氣。巴巴的討了一本陰陽合歷的歷書。指給他瞧。他才沒有言語。可想而知他過的年月還要替他打個六折計算。他說的海話難道到不要替他打了六折去聽嗎……（未完）

槐淘絮語　鵝雛（續廿五號）

他聽了一言不發。掉轉頭去弄他的手帕子。我也只管低着頭飲酒。一刻兒喝完了一盃。重又斟上一滿盃。這一大瓶的勃蘭地。已經瓶之罄矣了。我便把那瓶兒遞還他。他笑道。你總是那麼歎氣。說的話叫人不快活。我不覺微微一歎。他道。我們這回遇見是出於不意的。將來不曉得還有遇見的日子不呢。你也要把現在的情形講給我聽。儘說那些無聊話做什麼。我笑道。你叫我講什麼呢。你叫我講過去的事情是味同嚼蠟。你叫我講現在的情況是地幷錐容。只剩那憔悴風塵的面目。飄零湖海的皮囊。去消受那人世炎涼天涯寂寞罷了。他一笑道。我不和你掉文。我只問你。你也怎不問問我呢。便是個泛泛朋友。久別重逢。也應有幾句寒暄話。你……我搖搖頭道。何必。我已曉得你是很好的。這看你現在的得意情形也就可以知道了。他道得意嗎。說着便黯然不語了。好一回。只聽得那岸上柳樹邊的鷓鴣叫了幾聲。顫巍巍的樹枝搖曳。原來天邊已轉了西南風。暝色蒼然。炊烟四起了。我道。他們呢。上那裏去了。怎還不回來。他道是上史家村親戚家去的。也快回來了。我因爲身子不舒服。便沒有去。我道。你的妹子呢。他道還在上海。是包給人家一年了。呢你看。你的臉又紅了。酒還是少喝點兒的好。我笑道。我沒紅也不怕。況且不喝酒又做什麼呢。你還是住上海嗎。他道是的。這回不過來上坟。住在親戚家裏。就要回去的。我道。我有一句勸你的話。不知你肯聽不。他嗤的一聲笑道。索性文縐縐起來了。其實我和你可用不着這些過節兒。我道。你不用老住在上海。那地方兒簡直是萬惡淵藪。好好的人兒墮落在這惡祖會裏的也不知有多少。何況你呢。你現在是要按着荊布家風做個中饋賢婦。才好了却你後半輩子。那地方又何必留戀呢。（未完）

妻之罪（續念五號）（瘦鵑）

蕙生夫人既抱了這脫去束縛的意願。自然一心想續他婆婆上蘇州去。這鴛鴦枕上就用了他甜蜜蜜的口吻向蕙生道。婆婆既是有興要到蘇州去。你做兒子的該順他的意兒纔是道理。你不放他去。雖說是孝順。但他老人家既決意要去了。留他反不討好。他或者在人家面前說你因爲吝嗇錢的緣故。不放他去。到了蘇州去。須得兩面開銷。所以不放他去。你聽了這話。心中可受得住麼。因此據我瞧來。要是婆婆明天仍說要去。你不妨答應他。橫豎這裏家事很簡單的。他老人家去了。自有我和老媽子在着。不怕吃不了呢。蕙生聽他說得有理。自然連連應命。暗中還佩服他夫人見地高超。卻不知道他心頭正橫着個自由主義呢。第二天早上早餐時。蕙生母親果然又提起往蘇州去的問題。蕙生又假意勸了一陣。末後也就依他夫人的意思。一口答應下來。這一下子。蕙生夫人自得意非常。暗暗讚自己女將軍韜略不凡。這事竟占了勝着咧。過了一天。蕙生母親預備行李。忽忽動身。臨走叮囑了媳婦幾句。無非是當心家事的話。蕙生夫人也含笑回答。說婆婆此去一路須要保重。飲食冷暖。也須時時留心。以後每隔一月半月。媳婦一定到蘇州來探望你老人家。好在有火車往來很便當的。蕙生因爲不放心給他母親一個人去。就寫了個請假條子。着老媽子送往學堂。請了一天假。親自伴他母親上蘇州去。打算午後的火車回來。那時他夫人喜之不勝。早在心中拍好了日子。和小姊妹們又廳雀打撲克。閒逛去了。（待續）

▲上海名妓素娟

春明花訊（周無能）

▲北京特約通信

▲小鳳仙　蔡松坡病沒東瀛。追悼會於中央公園。小鳳仙懷舊。憑弔哭至哀。俠妓二字。遂由美人淚中造出。王孫公子。均欲一覩顏色。甚至碧眼兒亦多走訪。一時生涯之盛。幾冠八埠。其後再從張某去。不見容於河東獅。下堂求去。再墜風塵。仍隸武陵班。生涯大非昔比矣。

甪城花訊（血子）

▲清江特約通信

▲浦地妓女。前被警察局出示驅逐境外。以維風化。北里名姝。或竄避。或遷居。或往別處另開碼頭。蓋深恐提將官裏去。飽嘗鐵窗風味也。現惟一月有奇。警察之熱度已消滅於無形。各妓女聞此消息。捲土重來。再張艷幟。復操神女生涯矣。